

開放文學－英雄傳奇－薛仁貴征東
第三十八回 火頭軍仙救藏軍洞 唐天子駕困越虎城

詩曰：張賊奸謀惡毒深，時時只想害賢臣。
九天若不行方便，萬乘焉能入海濱。

單講仁貴等九人行到傍晚，但有山林不見人煙，正在躊躇無處安歇，好生愁悶。抬頭一望，只見前面忽來了一個老婆子，看來有百十餘歲光景，老不過的了，頭髮眉毛多是白的，手中用拐杖一條，微微咳嗽行上來了。薛仁貴叫聲：「兄弟們，那邊有個老婆子來了，不免去動問一聲看。」眾弟兄道：「不差。」九人齊上前問道：「老媽媽，借問一聲。」那婆子道：「阿呀呀！列位將軍那裡來的，要到何處去的？」仁貴說：「我們是中原人，保大唐天子龍駕跨海來徵東的。因錯了路頭，如今要到獨木關，不知從那條路上去，有多少里路？今晚可去得及嗎？」婆子道：「原來如此，你們是唐天子駕前大將，老身不知，多多冒犯，望乞恕罪。若說此地，離獨木關有五百里足路，今晚那裡去得及？」薛仁貴說：「完了，這便怎麼處？兄弟們，我們今宵到那裡去安歇？」眾弟兄說：「大哥，這便怎麼好？」周青說：「無可奈何，就在樹腳下蹲蹲罷，過去一夜，明日前行有何不可？」婆子道：「列位將軍，若不嫌棄老身家寒，到我的草舍，水酒一杯，權且過了一宵，明日去罷。」

仁貴道：「未知老媽媽貴宅在於何處，若肯相留過夜，明日自當重謝。」婆子道：「說那裡話來，舍下就在前面，將軍們隨老身來。」眾弟兄應道：「既如此，媽媽先請。」

這九個人跟隨婆子奔走，一路彎彎曲曲，行到一座山前，卻見個石洞，有五尺高。婆子道：「請各位將軍下了馬，隨我進洞來。」九人只得下馬，低了頭走進洞中，裡面黑暗的行有半里路才見亮光，隨著亮光走去，行出了山洞，又換一座世界了。兩邊只見蒼松翠柏，廊下花砌磚街，十分精巧。眼前有四時不謝之花，八節長生之草，一見雙雙白鶴成對，處處麋鹿成群，耳中只聽得狼嚎虎嘯猿啼豹叫之聲，柳梅竹響怪松，百樹風調晰嘸。喜的九人連連稱贊：「妙啊！好一個所在。」一路觀玩景致而行，那裡認得出去的原路。正走到一潭澗水邊，這個水碧波清中有一條仙橋，兩邊紫石欄杆，婆子領過橋來，見有一所石屋，高有一丈，那婆子道：「列位將軍，此處就是舍下了，請到裡面來。」九人抬頭看見門前有個匾額，上寫「藏軍洞」三字。

仁貴就問：「老媽媽，何為藏軍洞？」婆子說道：「將軍不知其細，且到裡邊來，老身自有話講。」九個弟兄進入內來，把馬牢掛在樹。抬頭四下觀看，奇怪得緊，傢伙什物都是石鑿成的，石台子、石交椅、石凳、石床，就是那缸、盆、瓶、勺、壺、注、碗、碟等類盡是石的。大家坐下，因見傢伙什物稀奇，不像是凡人，連忙動問道：「老媽高姓？向來祖上可是官宦出身，目下有幾人在家，因何獨住荒野，不知作何貴業，望媽媽細說明白。」婆子道：「不瞞眾位將軍說，老身姓宣，從小在荒山草屋苦苦度日，父母盡行歸天，又無親戚投靠，只得采薇修煉，目下一百零八歲，從未嘗食其煙火。心惟居正，不道昨宵有九天玄女娘娘托夢與我，說大唐天子駕下先鋒張士貴前營月字號有火頭軍九個，萬歲出旨要拿，虧得他們命不該絕，明日一定行到此山，你便將他藏過，救了九條性命。所以有老身領你九位將軍到藏軍洞內，此地原算仙界，就是東遼國王也不曉此地的，再沒有人來往，你等放心托膽隱在此間，待老身去打聽唐王赦宥，自然來領你們出去乾功立業。」九人聽見此言，不覺大驚，說道：「原來有這等事，多謝老媽媽費心，我等感恩非淺。但如今酒無處沽，米無處糶，便怎麼樣？」媽媽道：「不必沽糶去，那一隻缸內是米，這一隻缸內是酒，夠你們吃的就是了。若要暈腥，仙橋北首名曰養軍山，山上獐鹿野獸最多，打不盡的，有本事竟去尋來吃。」薛仁貴道：「這倒不消媽媽叮囑，但我等多要吃到鬥米壇酒，一個半缸幹什麼事，不到一两天就完了。」婆子道：「這兩缸酒米吃不盡的。今日吃了多少，明日又長了多少出來，憑你吃千萬年也不肯完的。」眾人說：「有這樣好處！如此老媽媽請便吧。」那婆子出了藏軍洞，她就是九天玄女變化在此，安頓了九人竟是騰雲去了。

單講九個火頭軍，其夜飽餐夜膳已畢，過了一宵。明日上山打獵的打獵，煮飯的煮飯，遊玩的遊玩，好不快樂，倒也清靜安穩，猶如仙家一般。若喜歡吃酒，一日吃他五六通，止不過野獸肉過酒過飯。自此安閒自在，在藏軍洞住了數日，總是人鬼不知，那裡還把出仕乾功掛在身上？多忘記了。

我且按下藏軍洞九人之言。如今又要說到天仙谷張環父子守了一夜，天明望下一看，滿山凹盡是火灰，諒九人九騎也化為灰了。如今同了四子一婿回到自己營中，在此商議要哭訴天子事情。忽軍師府差人傳令，著張環父子作速起兵離了獨木關，前往建都攻打三江越虎城，破得城池，汝命可保，還要官上加官，不得違誤。那張環父子得了此令，滿心歡悅：「我的兒，這是軍師好意，暗中救我父子性命，如今不怕元帥歸罪了。」當日就此打扮，傳令三軍拔寨起兵，離了獨木關，正走建都去了。這是非一日之功，要曉得一路進兵，徐茂功從不傳令，今日為何傳起令來？軍師心中明白，猶恐元帥歸罪張環，所以把張環提調建都，使他活了性命。元帥尉遲恭聞得張環不在獨木關，明知軍師救了他性命，所以就往三江越虎城去了，只得無奈何，原由他去。薛仁貴依然不見。

我且按下獨木關朝廷之事。單講到三江越虎城，高建莊王身登龍位，傍有軍師雅裡貞，底下各位文臣武將站立兩旁。單有元帥蓋蘇文不在，他往朱皮山求木角大仙煉飛刀去了，尚未回程，雖有千軍萬馬在越虎城，無人提調。

君臣正在議論，忽有小番報進來道：「啟上狼主千歲，不好了，獨木關已破，安殿寶已死，不道兵臨建都來了。」高建莊王聽見失了獨木關，挑死安殿寶，嚇得魂不附體，叫聲：「軍師，為今之計怎生是好？元帥又不在城，倘一日兵來，誰人抵敵？」眾文武大家無計可施，軍師雅裡貞上前奏道：「狼主龍心韜安，臣有一計，能擒中原君臣將士。」莊王大喜，說道：「軍師有何妙計？」雅裡貞說：「聞得大唐名將甚廣，況有火頭軍驍勇，元帥尚且在鳳凰山大敗，安殿寶有名能將，也死在他們之手，料我數員將卒那裡守得住三江越虎城，不如把那城池調空，我們安頓營盤在駕鸞山上，把四門大開，專等唐兵一進城中，臣便點將暗中埋伏，統大兵把城圍困，連繫數皮營帳，待他總有能人，也難踰出此營。然後慢慢攻打，豈不唐王性命如在反掌之中？」

莊王說：「軍師妙計甚高。」文臣武將無不歡心。即便降旨小兒郎官員等類，盡皆搬到駕鸞山居住，點齊數十萬人馬暗中埋伏，專要圍困城池，我且不表。

單講張環父子，在路耽擱四五天，這一日早到三江越虎城了。張環說：「我的兒，此城乃國王身居之處，諒來能人勇士猛將強兵不知多少在內，如今又少火頭軍，只怕未必破得此城。」眾兒道：「正是，只怕難以立功。」

父子正在馬上言談，那一首早有探子馬報來了：「啟上大老爺，前面番城不知為何城門大開，吊橋放平，但且旗幟招展，並無將卒把守，因此特來報與老爺得知。」張環說：「有這等事，阿，我兒，這是什麼原故？想是他們聞得我那火頭軍利害，所以不戰而自退了，也算天賜循環，不如占了越虎城，待天子到來就要立功了。」何宗憲上前叫聲：「岳父，非也！可記得掃北裡邊空城，弄出大事來招架不住，今日他又是空城之計了，不可上他的當。」

張士貴道：「這等見機而作就是。他邦排的詭計，我們只要進得城，報天子那邊，只說你本事高強，攻破越虎城，待他上了功勞簿，尉遲恭赦了我們之罪就是了，管他圍住不圍住。」四子道：「爹爹言之有理。」忙傳大小三軍統進三江越虎城。三聲炮響，把四城緊閉，吊橋高扯，城上改換旗號，城中紮定營盤，尋查仔細已畢，即便差人速報獨木關去了。

朝廷與茂功正在御營言談，忽有當駕官啟奏說：「陛下在上，今有先鋒張環同婿宗憲攻破越虎城，奪了建都一帶地方，請陛下作速到越虎城。」貞觀天子聽奏開言道：「徐先生，這張士貴原算得一家梁棟，不上幾天就奪了建都地方，真算異人了。」尉遲恭說：「萬歲，既然張環取了建都，待臣興兵保駕往越虎城。」天子道：「元帥言之有理。」敬德傳令大小三軍卷帳起程，炮響三聲，天子身登龍鳳輦，眾大臣保住龍駕，一路上旌旗飄蕩，劍戟層層，離卻獨木關。在路耽擱數天，早到三江越虎城。張士貴父子

遠遠出城迎接，朝廷進往城中，身登銀鑾殿，眾臣朝參已畢，大元帥傳令五十萬大隊人馬扎住營頭，把四城緊閉。張士貴前來見駕說：「陛下在上，小臣攻破越虎城，逃遁了高建莊王，還未獻降表，略立微功在駕下，待番王獻了降表，然後班師。」朝廷說：「此愛卿之大功。」尉遲恭記了功劳簿。忽有黑風關獅子口來了報馬一騎，叫進城來，飛報銀鑾殿說：「萬歲爺在上，長國公王大老爺看守戰船，患了風寒，得其一病，前日已經身故，盛殮在黑風關了。今戰船無人看守，恐番兵奪取，故來請旨定奪。」天子聞言說：「阿呀！王君可得病身亡了嗎？」不覺十分傷感，便說：「戰船是要緊之事，徐先生如今差那一個去看守？」茂功說：「今建都已取，料無能將，況張先鋒立功甚廣，不免差張環去看守戰船便去。」朝廷聽了軍師之言，降旨張環帶領一萬雄兵到黑風關看守。張環領旨辭駕回營，同四子滿身打扮，帶領人馬出了越虎城，竟望黑風關看守戰船我且表。

單講高建莊王暗點人馬，探聽唐王君臣已進入城中，就把四面旗號一起，早有百萬番兵圍統四門，齊紮營盤，共有十層皮帳，旗幡五色，霞光萬號，嚇得城上唐兵連忙報進銀鑾殿去了：「報！啟上萬歲爺，不好了，城外足有百萬番兵困住四城，密不通風了。」嚇得唐天子魂不在身，眾文武冷汗直淋，分明上了空城之計了。敬德道：「多是軍師大人不好，張士貴只靠得應夢賢臣，所以破關數座如入無人之境，如今既曉薛仁貴不在裡頭，張環有何能處，差他來攻打越虎城，自然上了他們詭計了。」朝廷道：「如今張士貴在此也好衝殺番營，偏偏又差他往黑風關去了。這個城池有什麼堅固，被他們攻破起來，豈不多要喪命在此嗎？」茂功道：「請陛下且往城上去瞧看一番，不知那番兵圍困得利害不利害。」

朝廷說：「軍師說得有理。」便同尉遲恭、程咬金眾大臣一齊上西城一看說：「阿唷！紮得好營盤也！」你看殺氣騰騰，槍刀密密，如潮水的一般，果然好利害也。

但只見：東按藍青旗，西按白紋旗，南有大紅旗，北有皂貂旗。黑霧層層漲，紅沙漠漠生，千條殺氣鎖長空，一派腥騷迷宇宙。營前擺古怪槍刀，寨後插稀奇劍戟，盡都是高梁大鼻兒郎，那有個眉清目秀壯士。巡營把都兒吃生肉飲活血，好似魑羊獵犬；管隊小番們戲人頭玩骷髏，猶如夜叉魍魎。

有一起蓬著頭，如氈片，似鋼針，賽鐵線，黃髮三裹打鏈墜，腥腥血染硃砂餅；有一起古怪腮，銅鈴眼，睜一睜如燈盞，神目兩道光毫，鼻口一張過耳畔；有一起撈海胡，短禿胡，竹根胡，蝦鬚胡，三絡須，萬把鋼針攢嘴上，一團茅草長唇邊；有一起紫金箍，雙挑雉尾；有一起狐狸尾，帽著紅纓；有一起三隻眼，對著鷹嘴鼻；有一起彎弓臉，生就鍍金牙；有一起抱著孩兒鞍上睡；有一起摟著番婆馬上眠；有一起雙手去扯，扯的帶毛雞；有一起咬牙亂嚼，嚼的牛羊肉。紅日無光霎然長，旌旗戈戟透寒光；好似鄆都城內無門鎖，果使番邦惡鬼亂投胎。阿唷唷！好一派絕險番營。朝廷看了，把舌亂伸，諸大臣無不驚慌。

忽聽見城邊豁刺刺三聲炮響，營頭一亂，多說：「大元帥到了。」這蓋蘇文在朱皮山練好飛刀，又在魚游國借雄兵十萬，今又團團一圍，元帥守住西城，御營紮定東城，南城北城都有能將八員。雄兵數百萬按住要路，憑你三頭六臂，雙翅騰雲也難殺出番營。

不表城上君臣害怕。單講蓋蘇文全身披掛，坐馬端兵，號炮一聲，來至西門城下，兩旁副將千員隨後，旗幡招展，思量就要攻城，忽抬頭一看，見龍旗底下唐天子怎生打扮，但見他：頭戴赤金嵌寶九龍搶珠冠，面如銀盆，兩道蛾眉，一雙龍眼，兩耳垂肩，海下五絡鬚直過肚腹。身穿暗龍戲水絳黃袍，腰圍金鑲碧玉帶，下面有城牆遮蔽就看不明白。坐在九曲黃羅傘下，果然有些洪福。南有徐茂功，北有尉遲恭，還有一個頭上烏金盔，身穿皂紋顯龍蟒，一派鬚鬚都是花白的了，蓋蘇文也不認得是誰。在著底下呼聲大叫：「呔！城上的可就是唐王李世民嗎？天網恢恢，疏而不漏。今日已上我邦暗算之計，汝等君臣一切休想再活，快把唐太宗獻出來也！」這一聲叫喊，驚得天子渾身冷汗，眾大臣多吃了一驚，望底下瞧，卻原來就是蓋蘇文。程咬金不曾認得，但見他怎生打扮，原來：頭戴青銅鳳翼盔，紅纓鬥大向天威，身穿青銅甲，引得繅環片片飛，內襯綠繡袍，繡龍又繡鳳，夾臂左有寶雕弓，左插狼牙箭幾根，坐下混海駒，四蹄跑發響如雷，手端赤銅刀，左手提刀右手推，果然好一員番將也。

那程咬金看罷便叫：「元帥，城下這一員番將倒來得威武，不知是什麼人？」尉遲恭說：「老千歲，這個青銅臉的番奴就是番邦掌兵權的大元帥蓋蘇文。前日在鳳凰山下喪的數家老將總兵官，盡被他飛刀刺死的。」程咬金聽見此言，放聲大哭道：「我兄弟們盡死在這青臉鬼手內的？」敬德道：「正是。」程咬金說：「阿呀！如此說是我的大仇人了，正所謂，仇人在眼分外眼紅，快些發炮開城，待我下去與兄弟們報仇雪恨。」朝廷聽見程咬金要出馬與蓋蘇文鬥戰，連忙喝住道：「程王兄不要造次，使不得的，這蓋蘇文英雄無比，況有飛刀厲害，你年高老邁，若是下去，那裡是他對手？」分明是：

不知儒材才微弱，強與將軍鬥戰亡。